

唐宋词研究

郑福田 著



唐宋词研究

郑福田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羽云

封面设计 赵齐坤

唐宋词研究

郑福田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1号)

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总经销 内蒙古党委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字数:183000字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81015-1817-9

定价:14.00元



录

序.....	王志民(1)
--------	--------

花 间 篇

温庭筠词论.....	(7)
韦庄词论	(21)
孙光宪词论	(38)
皇甫松词论	(55)
牛峤词论	(59)
牛希济词论	(63)
李珣词论	(66)
顾夐词论	(71)
鹿虔扈词论	(75)

南 唐 篇

冯延巳词论	(81)
李煜词论	(92)

北 宋 篇

✓ 范仲淹词论	(111)
晏殊词论	(120)
张先词论	(134)
✓ 柳永词论	(148)

苏 轼 篇

论苏轼之品质	(175)
论苏轼之意识建构	(187)
论苏轼之动态心灵模式	(193)
✓ 论苏轼在词史上之贡献	(206)

附 录

唐宋文学教学散论	(219)
论汉语新诗的形式美	(232)
读词八咏	(244)

序

福田君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历十数载，于唐宋文学尤为专精。鞭麟笞凤，云程翔驰，果实丰硕，令名早彰。今又有《唐宋词研究》一书问世，我有义务而且十分高兴地握管弁其端而荐引之。

去年，我在我们的语言文学研究所成立暨学术报告会上，讲过明人谢肇淛《五杂俎》中的一则寓言故事：“有人以钉铰为业者，道逢驾幸郊外，平天冠偶坏，召令修补。讫，厚加赏赉。归至山中，遇一虎卧地呻吟，见人举爪示之，乃一大竹刺。其人为拔去。虎衔一鹿以报。至家语妇曰：‘吾有二技，可立致富。’乃大署其门曰：‘专修平天冠兼拔虎刺’。”此人弃其常务，而把偶然侥幸之事，视为必然专修之业，其成败利弊，可想而知。我们作为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师，以备课教课为业，颇类“钉铰”，岂敢打出“专”何业、“兼”何事的招

牌。但是,既然斗胆挂出了“研究所”的牌子,就是要倡导大家除了“钉铰”之外,只要有可能,便应该修修“平天冠”,拔拔“虎刺”。说来也巧,又事出必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年轻的研究人员除了发表一批较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外,还出版了几部专著,《唐宋词研究》便是其中之一。面对这些年轻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怎能不为之振奋雀跃、喝采引咄!

该著作的特点和优长,是对唐宋词人风格的揭示与辨析。由于著者学养深厚,审美能力较高,加以艰苦细致而又深入的综合工作,就使其立论显得比较坚实。翻阅该著,最醒目又最令人难忘的是著者以词人的一句词来概括各该词人的词风。为了避免这一“概括”片面性,著者将其分解开来,严密论证,多角度审视,而后进行恰如其分地综合。开阖有方,井然有序,作出了事理相契、令人信服的结论。同时,著者也注意到了——一个作家并非只有一种面目,除了主要风格之外,尚有别具一格之作。因而在分析顾夔的艳词时,便指出其工致密丽而外,又有运雅入俗之风,更有远情远韵、古拙质朴之什。对其他作家的分析,亦皆类此。这就使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了一个作家。

注意横通与纵贯相结合,而又使用比较的研究方法,从而显示出各个词人不同的风格特色,也是该书明显的长处。这里,我们不应忽略该著附录之《唐宋文学教学散论》一文,其中所谈之“联系”、“比较”教学方法,与该书之科研方法是完全一致的。书中不仅温、韦相较,晏、柳互参,而且在具体而微的分析中,又指出了孙光宪与大多数“花间派”词人的明显区别,以及顾夔运雅入俗之作对柳永的影响,牛峤咏物之词对后来者之流盈,张先慢词的特点及其以词

写城市风光对词史的贡献等等。这些,在对诸家词人的比较分析中,融入了文学发展史的内容,从而使该著具有了更高的学术价值。

重视对作家心态的探索与研究,是该著又一优长和价值所在。著者在其“教学散论”中,提出了“进入角色”、“理解体悟”的研究思路,而这部著作即循着这一思路来研究作家心态,确有不少以心会心、发皇心曲之处。象温庭筠这样一位“绮怨”词人,著者就并未停留在对其词作的表面分析上,而是把其题材特征同当时知识分子的时代心态、文坛上涌起的爱欲心理以及温庭筠本人的经历、思想和个性特征联系起来,进行深入剖析。这就不仅揭示出了温词题材特征的成因及其词作的审美价值,而且对“花间词派”乃至整个词史的研究,都有普遍的意义。同时,作家心态并不是凝固成型的,而是一种精神流动体,因而更应注意对作家内心世界和精神历程的窥探。(见宁宗一《关注古代作家的心理研究》,《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著者正是很注意这一点,所以辟专章论述苏轼的“动态心灵模式”;论韦庄,则认为其词作不少是以本人经历为表述对象,展示的是其真实的生活内容和情志,因而既有流离漂泊的悲哀和怀旧悼亡的情绪,又有人生无常的社会心理的表露和不遇于时的感慨。正因为著者自觉地去研究作家心态,并把它视为一种“精神流动体”,进行动态揭秘与论述,所以我们看到该书在对冯延巳、李煜、晏殊、柳永等作家的论述中,皆有泚泚清新之意。

词学研究,历时已近千年,名家辈出,成果夥颐。面对如此众多的丰碑茂林,著者并未望而却步,也未步趋依人,而是博取众长,别有感悟。加以著者对语言美学也颇有研究,(见该书第二篇附文)诗

词创作并佳,故于唐宋词的研究,既能剖决如流,又能烛幽辨微,文情并茂,斐然可观,闪烁着奔放的热情和青春的活力。

著者自称,在评论作家时,感情非常“投入”,笔随情走,遇而无方,有时就难免好丹非素了。当然,这只是个别的情况,而对绝大多数的词人,就能够客观冷静地论述,也不强分其轩轻。由此看来,我们的确应该形成一个共识:研究古代作家,既不要与研究对象之心相悖谬,也不要与之相重合;既多怀同情之心,又要有冷眼旁观之自觉,以达到史笔诗心的理想境界。(同上引宁宗一文)

按照著者的计划,此书仅为“初编”,而继作续篇,将陆续撰写。我也坚信,喷指画掌,日月丽天,其蜚英腾茂之续作,定可翘足而待也。

王志民

1997年10月于内蒙古师大莲东寓所

花 间 篇

温庭筠词论

温庭筠(812—807?),本名岐,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晚唐文学家,诗和词都有很高的成就。

他的诗与李商隐诗齐名,开诗史上称艳绮丽一脉,至今脍炙人口;他的词为花间词派肇基柱础,沾溉词坛,影响更为远大。

本节主要探讨温庭筠词作的风格。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对温庭筠词风进行过形象的说明。他说:“画屏金鸂鶒”,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①

“画屏金鸂鶒”出自温庭筠的《更漏子》,全词如下:

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惊塞雁,起城乌,画

^① 《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北京第1版,第195页。

屏金鸂鶒。香雾薄，透帘幕，惆怅谢家池阁。红烛背，绣帘垂，梦长君不知。

叶嘉莹先生认为，在中国说诗的传统中，不得不推受儒家之影响而形成的托意言志的一派与受道家影响所形成的直观神悟的一派为二大主流，托意言志的一派不惜深文周纳以求其句内之深意，直观神悟的一派则贵在超脱妙悟以体会其言外之神情。而后者最常用的一种说诗方式，乃是取用一个富有暗示性的相似的意象来作为喻示，从而使诗歌整体的精神与生命，在评者与读者之间，引发一种生生不已的、接近于原始之创作感的启发与感动。^①

上举王国维对温庭筠词的评价，显然属于直观神悟说诗的一派。要把握它的旨归，最好的办法自然是从整体上对“画屏金鸂鶒”这一喻示作心领神会的妙悟，体会那不可言传的意味。然而，我们却要对“画屏金鸂鶒”这句话作理性的释说，要解破“画屏金鸂鶒”。因为王对温词的评价，虽然一直激起我们在读温词时的直观切近的共鸣与契合，但我们总不能仅仅停留在“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②的阶段，总该做点什么，总该去发掘参悟王国维这一喻示反映了的温词的那些个性特征和区别性征，总该对“画屏金鸂鶒”给我们提供的启示作理性的、深入的探讨，尽管这样做有牵强附会之嫌，甚至可能歪曲了王国维的本意。

解破“画屏金鸂鶒”，我们发现：

① 叶嘉莹：《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页。

② 《孟子·梁惠王上》，《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70页。

(一)

“画屏金鸂鶒”正可看作是对温庭筠词题材的界定。

温庭筠现存的词作，十九写女性生活，主要写闺阁绣楼、花前月下的女子们的容色、情态和心绪。而且，在强调描摹对象的外在状貌、强调对象自身的装饰性的同时，尤重描写画堂洞房、屏山晓镜、锦帐绣帷、翠幕朱帘等富丽香艳的环境与沉郁雅婉的氛围，并且，突出对这一切的细腻敏锐的官能感受，从而形成了堂皇富丽、红香翠软的外在的题材特征。而王国维所用的“画屏金鸂鶒”这一喻示本身，无论是从结构的表层、抑或是在语义的深层，也都透露着纷纭炫目、错采镂金的富丽香艳的消息。这正与温庭筠词实在的外在特征相合。

温庭筠词何以会呈现这样的题材特征呢？

这首先应该与作为文坛主体的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时代心态有关。

唐代建国之初，采取众多的措施，使门阀势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抑和打击，使非身份性地主即世俗地主阶级的势力明显地上升与扩大。科举制度的确立，更使众多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不断地走上政治舞台。开始，他们以鲜活的风貌、饱满的青春活力与发扬的才气，伴随着初露头角的激动，去感受现实、肯定现实、肯定自身。在他们的心目中，从整体的社会背景到个人的生存环境，从自身的兴衰际遇到心理的追求希冀，一切都显得前所未有的明朗化、

理想化。他们敞开襟抱,感到时代的脉搏正与自己的心跳同节律。他们向往事功,渴望投入,并且也真的毫无顾忌地热情地投入到一切可以投入的场景之中,以朝气蓬勃的姿态突破、开拓、甚至反叛,上演着一出出时代的活剧,构成了盛唐的天才大合唱的一个重要声部。他们吟唱入云的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们犹如振翅中天的大鹏,友月交风,迈往凌云。

这种感觉维系了一段时间。但浪漫的理想境界总归和现实有距离。新人们仍一批批走进上层,然而,新鲜感过去了,冷静下来了,人们开始思考了,社会也展示了它那并不平坦的一面,这一面原本存在,但被盛唐的高昂风格和天才们的光环掩蔽着。于是人们发现,理想并非都可以变为现实,时代的强盛也并不等于个人人生道路的通达,不是有好多由雄心勃勃的“兼济”变成“独善”了吗?不是有好多正振翼中天的大鹏折断了翅膀吗?而且,尽管新人正在不断地走来,但他们对科举已经习以为常,不再激动,不再萦绕着光荣感,却多了一份世俗的满足与成熟。他们善于应对,善于文词,讲究生活,讲究为人的技巧,不再象初盛唐那样单纯重视胸襟与气魄。安史之乱爆发,他们听到了惊绝的一响,注意到了历史的顿挫回环,感受到了个人的认识和作用的不足道,体会到了人命危浅、世道沧桑,认识到了生活的重要、生命的实在。偏偏安史之乱后,社会经济却又居然依前繁荣,于是,中唐社会风气便也就日趋奢华、安闲和享乐,天才的风流,变成了名士的风调。

晚唐社会,各种矛盾愈发明朗化、白热化。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国家局势,风雨飘摇,迟暮来临。知识分子抱才而困,负剑空叹,进取心益发萎缩,变得忧心悄悄,无可如何。愈来

愈多的人耽于享乐消闲,耽于诗酒,耽于一种日趋狭小的生活境界、时尚追求。他们寻求官能感受以麻醉自己,以宣泄精神,甚至把这种消极放浪当成生涯与事业。“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① 温庭筠词,作为这一时代的产物,温庭筠本人作为世俗地主知识分子的一员,其词作呈现与此时尚、心态相应的题材特征是不奇怪的!

其次,温庭筠词的题材特征,也与当时文坛上所涌起的爱欲心理大表现的风潮有关。

“人类由男女两性构成,人类整部的过去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两性串演的剧本。”^② 但在中国那以男性为中心的漫长的旧时代,尤其是在以儒学为社会统治思想的封建社会,两性关系,这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的爱欲心理,被种种政令、法律、风俗、偏见层层包围,得不到健康的发展,得不到正确的疏导。统治阶级害怕两性关系在男女心理上所发生的吸引力破坏既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于是,把它看成洪水猛兽,对它实施种种限制,甚至只把它视作单纯的生殖作用,而无视它在社会发展史上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但是,我们知道,“两性关系根本上是有生物基础的所谓‘人之大欲’。社会要把它封锁在‘正规渠道’里,如果这渠道不能满足这种‘大欲’,轶出渠道的行为还是不断会发生。”^③ 这主要表现在男人们的意识与行为上。平时,在统治阶级、社会统

① 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页。

② 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话》,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③ 费孝通:《重刊潘光旦译注霭里士(性心理学)书后》,《性心理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55页。

治思想不断强化礼教大防的情形下,尚且有不少男人寻找机会,使自己久蓄于心而不能发之于外的爱欲得到解释,明的、暗的、健康的、畸形的,渠道方式多种多样;如果世道衰乱,或礼教之防稍有松弛,就会有更多的男人加入其间。而首先沉醉其中,且能够准确展示这种爱欲心理的,往往是那些对生活极度敏感的文人。

晚唐社会,衰败之象日盛,统治阶级“补天”尚且不暇,哪里顾得上更多的精神统治!正统道德、封建礼教的规范作用大非从前,这自然就给爱欲表达提供了一个可乘的时机。而当时,迟暮黄昏的时代景象、有如走马的政局变化、过眼烟云般的利禄功名、对社会趋向的深沉反思以及由之而生的今不如昔的悲凉感受,都在困惑着文人,都来到文人们的眉间心上!这一切,再加上城市畸形繁华所造成的商人们特有的享乐意识、享乐方式的启迪诱发,一部分文人在经历了世事浮云的同时,也就极容易、极自然地遁入温柔乡里,在那里苏生、放任自己久蓄的爱欲,并且自觉地在礼教疏防的情况下,细腻周到全面地表现它、渲染它,企图用这种扭曲的感观的放浪通脱来达成对现实苦涩的淡化。李商隐讲究“反道缘情”,写了那么多富艳精工、情深绵邈的《无题》;韩偓主张“香生九窍,美动七情”^①,创作出了细腻深曲、绮丽娇美、“下笔不在洞房蛾眉、神仙诡怪之间,则掷之不顾”^②的《香奁》诗。这些创作,与中唐以后突然兴起的以爱情为题材的传奇创作交汇为一,流行播衍,在文坛上形

① 《香奁集序》,转引自杨海明《唐宋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

② 《禅月集序》,转引自杨海明《唐宋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4页。